

安 东 市

# 十年来文学作品选集

下 集



安 东 市 文 学 艺 术 工 作 者 联 合 会

# 劇 本

# 三 代

## 七 坊 話 劇

安東市文艺工作团

集体創作 廖璋执笔

### 人 物 表

刘支書：（女）农业机械厂党支部書記。

曹 滨：（男）机械厂的厂长、王师傅徒弟。

王师傅：（男）老工人、机械厂新产品試制組組長。

万畔湖：（男）王师傅徒弟、試制組員。

小 赵：（男）万畔湖徒弟、試制組員。

郭德秀：（男）車間工人。

李宗跃：試制組員。

黃工程师：市工业局工程师。

宋主任：翻砂車間主任。

老靳、小胖、老关……………工人群众。

王大孀：（女）王师傅老伴儿。

三丫头：（女）万畔湖妻子。  
孙葵花：（女）合作社的姑娘。  
百 岁：（男）合作社小伙子。  
福 贵：（男）合作社小伙子。  
孙大爷：（男）老农民、葵花的祖父。  
农民群众：……………若干。  
张書記：市委書記。

## 第 一 场

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一九五六年秋，在鴨綠江边某村头。

远处是秀丽的鴨綠江边，田野里庄稼已经开始收割，远处露出村口农舍的房角，一株枝叶茂密的树下，放着工具等物，树桠上掛有工人服……显然是合作社来了不寻常的客人。

场上无人，后台传来人声、机器声、鳥儿和 蝉一起一合的叫声（孙大爷和农民甲、乙，急忙忙从村口上）。

农甲：（向后喊）快走，孙大爷，人家都去老半天啦。

孙：（追过来）哎呀，等等，幹什 么去呀？

农乙：看机器去，农业机械厂在咱們地里試驗机器呢。

孙：机器？噢，那你怎么不早說呢？

农甲：快点！快点！（二人拉孙下）

（百岁、福贵、拿着板凳、籃子、水罐等許多东西上）

百岁（以下简称百）：福贵，咱們要是能有一台拖拉机呀，那耕地、碾米、送粪，什么都不用愁了。

福贵：是呀，幹嘛老围着黄牛屁股轉哪？

百：我可真替他們就心，这叫試驗哪，試驗好比过关，就跟咱們在学校毕业考試一样啊！

福贵：是嗎？

百：你不知道，这台拖拉机是工人自己設計成的，看起来外貌不揚，

可是这里边有許多大胆創造，要是真能試驗成功，就可以投入生产了。

福：那咱們就能使上拖拉机了。

百：你先別乐，听說兩次試驗都失敗了，好多人都不相信他們能造出来，今天要是再不行啊，那可就吹啦，这正是拖拉机地头之上再次試驗，有如那刀出鞘、弓上弦，要知道，是忧是喜，是成是敗？看官們且听我下回分解。

福：行了，別又來你那評書啦！

百：唉！真盼上咱們能使上拖拉机呀！

福：喂，百歲，你見過拖拉机嗎？

百：見過呀！

福：在那兒？

百：在電影上。

福：那誰沒見過？

百：噫，那還是人家外國的呢！

福：（突然）快点，她来啦。

百：誰？

福：三丫頭，看，咱們倆光顧說話了。

（二人忙放下手里的东西，三丫頭从地里跑上）

丫：哎呀，我的小祖宗，你們怎么不紧不慢的？

福：这么多东西，拿都拿不了。

百：妳看，陈二婆子讓我們拿的菜包子，我奶奶又讓拿苞米，老王大爷又讓捎筐地豆儿。

丫：（边接东西）不会多找几个人？

福：我的大嫂，上那找人去呀？都跑去看熱鬧去了。

丫：葵花呢？

百：別提了，那个拖拉机迷，蹲到地头上还能回来？

丫：（看筐）我說你們不会幹活吧，这生地豆叫人怎么吃呀？

百：王大爷說了，熟的是一会儿請客人吃的，生的是讓他們代回去吃

的。

丫：这个老头，来，快摆好，咱们可要象模象样的，一会儿人家就到这里来休息。

福：对了，这客人可不比前村后屯的，这叫工厂来的呀！

丫：百岁，那条板凳搁这儿，把筐拿过去排成一行……

百：今天是怎么啦？你看把咱们三丫头忙的。

丫：你给我老实点儿！

福：人家女婿回来了嘛，你没看万大哥开拖拉机呢，那才叫神气呢！

百：哎，这就是，工厂农村两地分，朝思暮想情意深，喜在今朝来相会，乐的咱们大嫂……

丫：（追他）这个死东西，你还说？你还说？（抓住他）明儿非送你上曲艺社说书去。

百：哎哟！哎哟！不说了，不说了。

丫：（松开）哼，可别怪我三丫头不客气，说真的，我才不是为了他呢，大热的天儿，人家工厂辛辛苦苦来试验机器为了谁呀？

福：是啊，可咱们拿这些玩意招待人家，行吗？

百：那怕什么？都是自家人嘛！

福：对了，洋柿子熟了，咱们摘点去。（二人下）

丫：叫葵花快点回来，这个死丫头！

（他细心用布将筐盖好，小赵提着油桶从工厂上）

丫：小赵，你怎么又回去了？

赵：怕油不够，我师傅叫我回厂子再领点油。

丫：看你热的，快歇一会儿。（端水给他）

赵：看着我师傅了吧？

丫：嗯，看他忙忙叨叨那个样儿，我不稀理他。

赵：（笑）……

丫：来，吃点什么，到这儿就象到家一样，别客气。

（孙葵花跑上）

花：万大嫂，你怎么不去看哪？机器开起来那才好看呢，一会搁脚

踏，一会用手轉；那上边有个小表，紅針儿一个劲的走字呢！

丫：行啦，別在人家圣人面前卖三字經啦！

花：誰？

丫：（指赵）就是你大哥春天收的那个徒弟，也是高小毕业生呢！

花：（不以为然地）啊，徒工啊！

丫：（白她一眼）噓，妳就是眼眶子大（見小赵站起）啊，你們見見吧！

赵：（伸出手）我姓赵。

花：我叫孙葵花。

丫：簡直給拖拉机迷了心窍了。

赵：啊，你喜欢拖拉机？

花：你会开嗎？

赵：也是刚学。

丫：我們葵花要考拖拉机学校，都报了名了。

花：可就怕学成了沒机器，喂，你們什么时候能造出来呀？

赵：这正試驗，……唉，你……你想当拖拉机手？

花：唉，喂，……啊，你姓甚么来的？

赵：我姓赵，叫赵大年，我都記住了，妳叫葵花。

花：赵同志，那你們这机器是什么牌的呀？

丫：葵花，走啊！

赵：誰知道了，還沒名呢，这是我們王师傅自己設計裝成的。

花：啊！我說我沒見過这种拖拉机呢！

赵：你別瞧不起呀！我們王师傅什么都会。

花：王师傅？

赵：啊，我們王师傅可了不起啦，我师傅是他徒弟，連我們厂长还是他徒弟呢！

丫：（不耐煩的）葵花。

花：（走过去）幹啥？

丫：怎么唠起来就沒完了？走，跟我煮点雞蛋去。

花：不忙，呆会儿的。

（万畔湖和郭德秀上来取工具）

丫：畔湖！

赵：师傅，我回来了。

万：唔，好。（去找工具）

丫：（忙招待）你们歇会吧，畔湖，让大家吃点东西。

万：我们有事儿。

郭：（下称勑勑）破壶，介绍介绍阿。

万：（随便一指）这个就是……

郭：是谁呀？

万：是……（万找工具）

花：这就是万大嫂！

丫：你好！

郭：啊！我是和破壶一块的（指葵）这是……

花：我叫葵花。

赵：是个拖拉机迷！

郭：（自我介绍）我叫大勑勑。

万：小赵，螺丝刀呢？

赵：唉！

花：你叫什么？

赵：大勑勑，这是他的外号（走向万）。

郭：啊，我叫郭德秀，也叫大勑勑！

万：哎呀，别扯了！

丫：别管他，就是这个脾气（对郭）郭同志也是他们一个试制组的？

郭：不，我是志愿军。

花：志愿军？那个部队的？

万：你放那啦？

赵：唉……

郭：我是二车间志愿来帮忙的，这个……造拖拉机吗？很有意义，是

为了支援农业机械化，再说我也是种地的出身，就稀罕这机器，再说……车閒下了班我也没事干，再说……

万：（几乎与他同时）再说……看你再说什？眼看机器出问题，你们就不着急！

丫  
花：出事了？

郭：急什么？不要紧！

花：（拉三丫头）走，快去看看去！

丫：来！把吃的捎去（二人提东西下）

郭：（拿起工具）什么事要沉着点，着急解决不了问题，你比如说吧……

万：快走吧！

（郭边说边下）

赵：师傅！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

万：快说吧！别象大姑娘似的！（喝水）

赵：咱们机器怎么样了？

万：够呛，走起来象扭秧歌似的，厂长都叫别试了！

赵：那我这油不是白领了吗？你不知道，老郑大爷还一劲的骂咱们。

万：别听他那套！（欲走）

赵：（追上去）师傅，他骂我是兔崽子，他还说你，……

万：哎呀！什么时候了，还计较小问题，快走！

赵：‘啷个’，他还说什么师傅就有什么徒弟，说咱们试制组师徒三代都够呛！

万：你还有完没完？快把油送到地里去！

赵：唉！（提油桶下）

（二人走，曹厂长上）

万：厂长，你怎么回来了？

曹：快请王师傅和刘大姐来！（万赵急下）

（工程师提着空油桶和挎包上）

曹：哎呀！工程师，怎么让你来拿呀？

工：顺便捎回来，劳动劳动嘛，能给大家干点活，我心里也高兴！

曹：快歇一会！

工：天儿真热！

曹：使你太失望了，局里这么重视，您还亲自来指导……

工：不，曹厂长，我太兴奋了！今天真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大家这种政治热情深深的感动了我，我要记一篇很好的日记。

曹：工程师，你看这拖拉机还能试下去吗？

工：（有所感觉）啊！厂长的看法呢？

曹：我早就看定了，这玩意就算拖拉机吗，……我们中国的农业早就实现工业化了！

工：不过，工人想发明机器，这毕竟是了不起的志愿！

曹：咱们当领导的可不能看他们一条道跑到黑呀。

工：曹厂长，国家发展一日千里，什么必要的条件咱们争取不到？机器设备、人力、物力，都可以具备的，只要具备了条件，创造拖拉机还有什么问题？

曹：工程师，你不了解，我们的条件没法提，我们是什么厂？两台破车床，二十人起家的修配厂，现在连吃饭都成问题。

工：啊！（曹厂长走过去收拾工具零件准备回厂）收起来？（忙去帮忙）

曹：还试验什么？唉！你歇着吧！

工：别客气！（二人将东西规拢起来）工厂有技术员吗？

曹：（苦笑）那来的技术员！

工：哎呀！原来拖拉机是在这样条件下开始试制的，真想不到啊！

曹：瞎咕秋！我本想扎扎实实的试制点简单的小玩意，可我们试制组偏偏要摆弄什么拖拉机！

工：大家是把问题看简单了些，不过曹厂长，同志们还是对的，要试制就试他个能解决农村根本问题的机器，突破这一关，在全国打响头一炮！

曹：这一砸打不响！

（王师傅拿着一个坏了的齿轮和设计图上）

王：（见他们收拾东西）干什么？还要用的！

曹：唉！师傅还修理什么？快收拾摊子回去吧！（仍旧收拾）

王：（拦住他，固执的）你放下！

曹：（无奈）师傅，我真把你没办法！

王：（不理他，默默把工具袋夺回来放回去）

工：老师傅，你别难过，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就是好的。

王：工程师，你看我们毛病出在那？

工：我讲的一套不一定实际，提出来供你参考。

王：你讲吧！

工：别的不忙谈它，最关键的两个问题，就是拖拉机的齿轮和喷油嘴。

王：齿轮和油嘴？

曹：师傅……

王：讲吧！工程师。

工：首先是齿轮的原材料不合规格，做齿轮必须要铸钢，没有铸钢至少也得秋末铸铁代替。

曹：工程师！我们一个零修零配的小厂子，那来的秋末铸铁？

工：不要紧，我可以帮忙，一定能炼出秋末铸铁。

王：太好了！

工：另外，是齿轮做好以后，必须经过高温热处理，否则经过磨损就完全变型了。

王：是啊！

工：油嘴主要是穿孔不合乎精密度要求，所以开动起来，不是喷油，而是漏油了。

曹：工程师，你说了一百六十三招，还是解决不了。

工：曹厂长，只要我们争取到热电炉和电火花，齿轮和油嘴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曹：这都是进口貨，我們到那去弄这热电爐和电火花？

工：（有些不悅）啊！曹厂长，我說这些也是为了尽到責任，因为对我们工程技术人員來說，制造一部机器，其他都可以是次要的，最主要的就是爭取到必要的設備。

曹：可是……

王：厂长，我們好好捉摸捉摸能想出办法！工程师提的意見都很寶貴，只要有他的帮助，我們拖拉机会成功的。

工：談不上帮助，不过我非常願意尽力量，能参加祖国第一台拖拉机試制，我真是感到无尚的光荣！

曹：唉，刘支書怎么还不回来？

王：什么事，先說吧！

曹：我的意見你們好好考虑考虑，已經失敗兩三次了，是不是讓大家先回車間去？

王：回車間？

曹：等將來人家大厂子踢开了这头一脚，咱們再去学习也不晚哪！

王：你总主张等，可等到什么时候是头呢？

曹：国家的独一份拖拉机厂，也在洛阳刚刚开始建厂工作。

王：是啊，从建厂到生产，起碼也得三年，咱們就不能走到前边去？

曹：师傅，事情得有个发展，不是睡一觉明早上就成了的事，你看咱們这叫拖拉机呀？四不象，拉一付双輪双鐮犁都拉不动，还不跟头牛呢！

王：这我知道，可是曹浜，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說这个嗎？

曹：师傅，厂里的困难，你想过沒有？

王：我想过，是有困难，可是世界上第一台拖拉机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曹：唉……

工：說的对。这决心，这热情多么难能可貴呀，何况現在什么事情上級关心，对于这样一件了不起的創举，我們完全有权利向国家爭取到一切条件。

曹：工程师，国家也困难哪，咱们拿国家的设备糟蹋浪费能忍心吗？

王：曹滨，我们试制拖拉机不是为了糟蹋浪费，而是为了给国家创造财富，我们工人会克服困难、精打细算的！

工：曹厂长，工人们居然这样大胆发明创造机器，我的确是深受感动，我想任何一个作工程师的，都不能袖手旁观。

王：对，我们欢迎你当老师，你就头一个收我老头当个小学生吧！

曹：工程师光有你不行啊！咱们厂子小、底子穷，而且工人没那个技术，折腾不起这精贵的玩意，这可不是空下决心的事！

王：怎么叫空下决心呢！

曹：唉！试制组除了小赵谁念满了三年书！师傅，我是你一手教出来的！铁末子也吃了二十多年，可你一心想多入党做点工作吧，那些书本上的比例分子，你不明白就是干瞪眼，你说咱们凭什么硬要造拖拉机！

王：凭什么？你在地里看着那黄牛耕地了，那多不易呀，走一步一把汗水……咱们当机械工人的就不寻思寻思，多少年，多少代了，乡下就没使上一部机器，可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毛主席说合作化的高潮都到来了，低级社连成了高级社，咱们工人凭什么就学不会那比例分子，就掌握不了那科学技术，就造不出这拖拉机？

曹：那也得一步一步来！

王：曹滨，你那三寸金莲走道是不行的呀！

曹：我怎么是三寸金莲呢？师傅，你不当家，你是不知道难哪！

工：算了，算了，看你们师徒俩！

曹：你们哪，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哪！

（宋主任满头大汗上）

宋：哎呀！厂长你在这儿啦！（见黄）啊，工程师，局里来电话请你马上回去。

工：什么事？

宋：没说，光叫快回去！

（工人老靳急上）

靳：哎呀！厂长你在这儿啦！

宋：老靳，你让我先说！

靳：宋主任，我有急事！

（二人争执不休）

曹：吵什么！ （二人静）

工：王师傅，那我就先回去了。

王：工程师，我们等着你来。

工：我明天就到，再见吧！（下）

曹：（对宋、靳）说吧，你们什么事？

宋：厂长，你快回去吧，我们车间……。

靳：厂长，我们车间主任让我赶快来找你，眼看着料就没了，生产股就是不批！

曹：早就告诉你们要节约！

靳：节约也得有哇，一点不给怎么节约？没法生产了！

曹：（火了）你们就是不拿厂子当家过，今天早上我在你们门口拣那么多钉子是怎么回事？

宋：（拉过老靳）厂长我的事比他重要的多，我们车间那批镢力全退回来了！

曹：啊？退货？！

宋：可不是，说是不好使，会计说这批镢力要没有人要，这个月的工资都成问题！

曹：这是怎么搞的？！

王：曹滨，别着急，我们试制组马上抽出人力，帮助车间修改这批镢力，立即解决厂里目前的困难！

曹：宋主任，叫他们赶快把那批锅箍、炉条子和京剧团要的布景钩都接下来做吧！

宋：老做锅算什么机械厂？

曹：有什么办法，小孩推车也得接下来呢！

宋：你快走吧，还搞什么拖拉机，这费力不讨好的玩意，去一边的

吧！

靳：你快跟我回去吧，車間都有意見！

曹：唉！這一攤子還沒了呢！

宋：（拿起他的上衣）我自行車都給你推來了！

靳：你別回家吃飯了！我飯票都給你買了！快走！（拿他帽子）

曹：（被他們催急了）唉呀！你們簡直要把我五馬分屍呀！……唉！

師傅，告訴劉支書，我先回去了！（急下，靳隨下，這時郭德秀從地里回來找王師傅）

郭：王師傅，找出毛病沒有？（欲走的宋主任猛然看見郭）

宋：郭德秀，你这是串的那門子亲戚？

郭：嘿嘿，主任，我參加試驗，再說……

宋：你放着車間的活不幹，參加什麼試驗，給我回去！

郭：不行哇！我不能回去，再說我也不願意回去！……

宋：你少嘮嘮，簡直是無組織、無紀律，開會非好好批評你不可，走！

郭：我不走，你看！……

宋：不走，你為什麼無故曠工，誰批准的？

郭：我自己批准的呀，嘿嘿主任，再說，你生那麼大氣幹什麼？

宋：（拉他）回去！

郭：不嘛！

宋：（大聲）你走不走？

郭：（也大聲）我今天休班！

宋：（氣急）你你你……你成心氣我！（急下）

王：（也不由笑了）唉，你呀！……

郭：來！王師傅，我幫你核計！（蹲下）

王：（站起來）走！到地里看看去吧！

（二人拿圖欲下，剛走了兩步后台一片嘈雜聲，萬、趙、李齊上，三丫頭隨上）

万  
李：王师傅！  
赵

王：怎么啦？

万  
李：唉！  
赵

丫：你们别着急！

郭：倒说呀！

万：唉！

王：到底怎么回事？

李：唉！别提了！

王：我看看去！

万：师傅，还看什么，已经不行了，我们检查了半天，一看内燃机里的零件全合不上牙了，换上去的齿轮也不好使，刚才一咕啾，干脆发动不着了。

王：真是……

万：完蛋了！

赵：真丢人！

李：真现眼！唉！

王：别这样，你们这是干什么？

丫：别着急，不行再试唄！

（刘支书从地里急上）

众：刘大姐……

刘支书，怎么办？

刘：同志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不灰心，不失望，才是咱们工人的本色，大家别着急，咱们回去好好总结总结重来！

李：还重来呢，厂长都说了，咱们这根本不是拖拉机！

王：你……（群众们都从地里回来，互相低声议论）

刘：我们应该有信心，我认为试制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大家记

得吧：上一次机器根本不会动弹，可这一次我們不是从家里开到这儿了嗎？而且已經能帶勁犁杖了，这就是进步，人家鉄棍还能磨成綉花針呢！咱們就幹不下去了？

赵：可是刘大姐，失敗已經三次了，你瞧別人諷刺打击咱們吧？！

万：諷刺？他敢！

王：孩子，咱們自己要拿穩主意，不管多少失敗，多少打击也要幹下去！

孙：（走上来）着啊！小伙子們，別上火，你們先歇一会吧！

农民众：（热情地，对大家）歇一会吧！看都累坏了！

花：你看，什么也不吃！

丫：来来来，都吃点东西！（大家忙着送水送东西）

百：（对王）王师傅，真不行了嗎？

农民众：王师傅，可不能不幹啦！

王：乡亲们，放心吧，我們要检查失敗的原因，重新幹！

农民众：这才对呢！

李：要幹你們幹，我算沒这分福气！

郭：李宗跃，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再說这叫咱們工人說的話嗎？……

李：咱們吃大餅子腦袋，幹不了吃面包的活！

万：你这是什么話！你沒吃过白面饅头，白面餃子？

李：你別抬杠！

孙：老弟，你是洩气了，人家外国有拖拉机，咱們就不兴有？我們庄稼人世世代代就盼使上机器种地，我老头都下了决心，坚决讓我孙女学开拖拉机……唉，你不知道哇，你大爷一輩子流在地里那汗水呀！用斗都量不尽啊……現在，一听说咱們工厂要造拖拉机，我都乐的眼淚花直轉悠啊！

丫：同志們，現在成立了高級社，大块土地連成了一片，咱們一心想多打粮食，可这耕地呢，还是一疙瘩一块的，咱們就不兴进步进步？